

推 剧

送 香 茶

一条綫 蓋九江口述 孟白蘋 張玉山整理

孟白蘋 執筆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前 記

一

推劇，原名四句推子，是安徽地方戲曲之一。它流行于淮北地區，并以鳳台、潁上為發源地，向淮北各個地區蔓延。它的成長，是以花鼓燈為支架而成長的；故淮北地區又稱此戲為“燈戲”。它在藝術花園上的芳齡，僅僅十餘年。

推劇開始時，是由三個農民出身的歌手組織成的。即是“一條綫”（原名陳敬之，唱旦的）、“蓋九江”（原名詹樂亭，唱生的）、“宋瞎子”（唱老旦的，其名不詳），他們三人組織以後，即以玩“花鼓燈”為主，到處演唱。每當花鼓燈玩到人們倦着的時候，便湊一個到兩個戲曲，作為插曲，使人們精神得到調劑。

他們扮演的戲，大都以他們自己善于表現的愛情戲為主。戲中的角色，也都是生、旦、老旦三個。在那時演出的，以“送香茶”、“游春”、“鬧漁舟”

等为主要節目(这三个戲，角色都是生、旦、老旦三个)。

推剧的唱腔，据他們所談，是从河南的“清音”(是流行于河南的一种民謠)加以改良的，通俗易懂。每四句一倒板，故名四句推子(參看曲譜)。伴奏音乐，只需一把胡琴，不需要其他打击乐器。

推剧的服裝，更为簡單：唱生的，头戴“礼帽”，身穿藍色大褂；唱旦的，头扎黑色包头，并点綴几样彩球明珠等妇女的裝飾品，上身穿一件民間妇女的普通式样的褂子，下身穿一件百褶裙子；唱老旦的，头扎包头，做一个農村老太婆的裝扮。

舞台更加簡單，只需一片空場；或者，進一步到了高級形式，就用几輛大車拼在一塊，車上擱上門板。这样，推剧在農村是容易被接受的，很快就發展起來。在鳳台曾經对推剧的演員这样称贊：“看了一条綫，三天不吃飯；听了盖九江，拾糞忘了筐。”農村里很多人欢喜这个新兴的剧种，不少庄上都成立了業余剧团，每当農閑时期，丰收季節，在一片空場上唱了起來，从而奠定了推剧的基礎。

解放后，在人民政府的重視下，由文化館倡導，把地方上一些較优秀的推剧演員組織起來，成立了一个二十多人的剧团，命名为“鳳台大众剧团”。把这个流行于廣場的剧种，正式地搬上舞台。

并請了京戲老藝人和文化干部，在政治上、藝術上加以指導。服裝也正式添置了戲劇服裝。从前推剧唱旦的都是男的扮演的，現在已有了女演員，这样更加强了推剧的陣容。

几年來，在党的正确的文藝方針照耀下，推剧大大地向前跨了一步，他們至今能演出一百余出戲，并吸收相近的兄弟剧种及民間小調改編而成的，有重音流水、快三四、慢板等二十几个調子，改变了以前四句一推的老調。目前該剧团已拥有演員五十二人，曾参加省戲曲会演大会和北京音乐舞蹈会演。更可喜的这个剧团已走上國营的道路（現名“安徽鳳台推剧团”）。

推剧的成長時間不長，搬上舞台不久，故而沒有較多的傳統剧目。他們演的戲，都是从其他剧种移植过來的。只有流傳至今的“送香茶”還沒被人遺忘。其他如“游春”、“鬧漁舟”其意义过于一般化。这两个剧目已作了初步探討，有待于繼續整理。

二

“送香茶”这个戲，在淮北地区，几乎是家喻戶曉的。但此剧向來沒有脚本，藝人們都是口傳心授，各人唱法不一。鳳、潁、寿、蒙等縣，以口述者“一条綫”（陈敬之）的口傳本为最著名。不过，故事

的情節都是一样的：古时有个青年書生張宝童，因受繼母虐待，被繼母赶出在外，生活无着，頓起死念，于是到松林上吊。恰巧遇着一个吃齋好善的陈媽媽，被她救至家中，收为义子，撫育教养。清明时節，陈母去郊外上坟，差遣女兒秀英往書齋送茶。秀英送茶至書齋，向宝童表示爱慕，欲与宝童私訂終身，宝童不允，秀英惱羞成怒，回至家中向母誣告宝童調戲于她。于是在陈母所謂“知恩不报反为惡”的譴責下將宝童赶出門去。后來，又由演員机械地加上一段陈母允婚。

全剧共分六折，以書齋一折最为“出色”，但其中有不少色情的描寫。不論怎样，該剧本身是歌頌一对青年男女坦率真摯的爱情的。故每当該剧上演时，不論在城市鄉村，都是風雨无阻地圍着人。解放初期，不少人認為“送香茶”是个“色情戲”，把它打入冷宮。1953年，当地的几个推剧的創始人覺得这个剧目有着他們的不少心血，又受群众喜爱，就此丢掉很覺可惜，于是就叫我們替他們整理一下。因為他們沒有脚本，便由陈敬之先生口述了一个底稿，我們加以整理的。在整理时，我們刪去了一些色情部分，并且更动了情節，成为現在的四場戲。

戲的主要內容：歌頌一对在爱情問題上具有

坦率、真摯、大胆、純朴的青年男女，在互相愛慕的基礎上，不畏一切，從心所欲，向自己所要愛的人，吐露自己的心願，結成了眷屬。

在整理上，我們是遵照着“取精去粕，保持傳統的風格”這一精神着手的。由於整理者受思想水平和寫作能力的限制，這個劇目的缺點，一定很多，希望讀者多多指正。

在整理過程中多蒙張敬宜、李輝、明朗等同志及陳湘漪女士的幫助和指導，特在此致以謝意。

孟白蘋

送 香 茶

〔推劇〕

人物：張寶童(生)
陳秀英(旦)
陳 母(老旦)

第 一 場

〔張寶童上〕

張寶童：(念) 寒霜單打獨根草，
狂風偏吹離枝花。

小生，張寶童，乃下江蘇州人氏。爹爹名叫張孟起，人稱張老員外。不幸母親下世，爹爹另娶，娶來繼母甚不賢良，每日打罵于我；背着爹爹又將我趕出門去。可憐我到处飄泊，來到此地，舉目無親，真想與世永別；多虧此地有一陳媽媽，將我收留，認為義子，又送我南學攻書，這種恩情真使我沒齒不忘，以後若能飛黃騰

达，定圖报答。今日乃清明佳節，学中放假，悶坐書齋，想起家鄉，好不令人伤心！

(唱) 三月里桃花开陽春烟景，
張宝童在書齋苦悶沉沉；
今日里这本是佳節清明，
算起來离开家整整一春。
繼母你好不該心腸忒狠，
害得我离故土到处飄零；
虽然講陈媽媽待我恩重，
这怎奈寄籬下終非常情。
老先生去吃酒未曾回轉，
这窗兄和窗弟踏青游春；
象人家这都有欢乐之意，
离鄉人逢佳節倍加思親。
我有心翻詩書溫故習新，
又怎奈眼迷离沒有精神；
常言講人愁悶身心發困，
倒不如在書齋打下困盹。
待我安睡片刻便了。(关門，下)

第 二 場

〔鑼鼓声中，陈母上場〕

陈 母：(念) 枯木逢春遭霜打，

枝上僅留一枝花。

我徐氏，祖居本城，經商為本。不幸丈夫前年下世，家中撇下母女二人；丈夫在世之時，也置下一點家產，倒也足夠母女受用。我那女兒名喚秀英，今年一十八歲，生得十分秀麗，我真愛如掌上明珠。怎奈至今尚未婚配，真是高門不成，低門不就。可巧去歲清明，我到荒郊祭掃墳台，路過松林，遇見一位公子自尋短見，被我救至家中。這孩子生得倒也聰明伶俐，又有滿腹文章；我有心招他為婿，又怕女兒不願，故而當着義子，等以後再做道理。我又將他送入南學攻書，以圖日後上進。恐怕他受飢受渴，荒蕪學業，因此老娘每日與他送茶送水。今日乃是清明，我想去祭掃丈夫墳台，怎奈寶童讀書，無人送茶，這便如何是好？這……這……這，噢！有了，不免叫女兒前去書齋送茶。（向內喊）秀英走來！

陳秀英：（內應）來了！

（內唱）秀英女在廂房插花描朵，

忽听得草堂上母親喚我；

我这里插鋼針盤上絨綫，（出場入室）

(鬼腔)進草堂尊母親喚兒為何？

參見母親，將孩兒喚出，有何吩咐？

陈 母：兒啊，為娘喚你不為別事，今乃清明，家家戶戶祭掃坟台，我打算與你家爹爹前去扫墓，怎奈你宝童哥哥，他在書齋攻書，讀得嘴干舌枯，無人送茶，怎生是好！我有心想叫你前去，不知我兒心下如何？

陈秀英：(驚喜地)兒情願前去！(急轉身)待我回房更換衣襟。

陈 母：兒啊，你身上衣服，很是干淨，又不是出門作客，不換也可。

陈秀英：母親呀！

(唱)宝童哥雖然講不是旁人，

有幾個讀書人不愛干淨；

孩兒回房去了！(出室，轉身嫣然一笑)

這一回好機會且莫錯過，

要學個崔鶯鶯巧會張生。(下)

陈 母：秀英兒回房更衣，我不免準備香燭紙馬前去上坟。(下)

第 三 場

陈秀英：(內叫板)走呀！(出場)

(唱)在草堂奉了我母親之命，

喜坏了多情女陈氏秀英；
到房中去梳洗衣服更净，
老母親怎曉得儂的心情。
低头才把廂房進，(作入室狀)
梳妝台前存下身，
玲瓏玉梳拿在手，
抖开青絲髮万根，
前梳“刘海”分兩路，
后边又把燕尾分；
左右頭髮挽成髻，
好象兩朵水烏云；
燕尾上面噴香水，
金絲髮網盖上層；
兩個髻上插香草，
髻根扎上紅头繩；
翠梅簪，翠梅釵別成十架，
桃杏花帶四朵遮住烏云；
兩耳上戴金环明光耀眼，
环套环弯套弯花边鍍金。
儂家頭髮來梳好，
用手端过水一盆，
双手插在銀盆內，
洗去臉上旧脂粉；

揚州官粉擦了面，
蘇州胭脂點嘴唇；
青黛畫眉藏秋水，
好象月牙彎正正；
粉面對照菱花鏡，
看看粉脂擦的可勻。
但只見鏡中一個窈窕女，
亞賽那九天仙女下凡塵；
你看那小小鼻子香腮襯，
那秋波好象一對過天星；
一講話微啓朱唇牙如玉，
這一笑臉上酒渦藏深情；
呀！我這裡只顧來把自己夸，
忙回頭看看身後可有人；
這要是倘若被人聽見了，
定說俺二八閨秀不老成。
青絲面容打扮好，
要把衣服換干淨；
從腰中掏出來三把黃鎖匙，
打開了這箱籠忙取衣襟；
大箱子小箱子儂都找遍，
不知道哪一件能趁他心……
(胡琴行弦，秀英萬分焦急)

猛想起大櫃里有衣兩件，
小夾襖紅綾褲未曾上身；
我这里开大櫃將衣穿定，
儂走到穿衣鏡照照身影；
小夾襖穿身上玲瓏小巧，
也不胖也不瘦更加娉婷；
紅綾褲配上了綠綉花鞋，
紅襯綠更顯得色彩鮮明；
儂忙把这衣服更換齊备，
到書齋送香茶会会書生。
探手兒將茶盤急忙托定，
热騰騰一杯茶放在盤心；
百合花桂花蕊放在茶內，
茶味香这能够潤透他心。
我这里低下头暗自思忖，
不由得儂臉上起了紅云；
小茶盤能为儂穿針引綫，
小茶碗象紅娘替儂傳情。
出房門我慌忙往前行走，
心有事顧不得瀏覽春景。

(走圓場)

往前走很快就書齋來到，

啊——

(甩腔)为什么大白天緊閉双門?

呀!青天白日,为何双門緊閉呀?(拍門)開門來!開門來!

張宝童: (內应)啊!

(唱) 張宝童正走入黃梁夢境,
耳边廂忽听得有人叫門;
莫不是窗兄弟踏青回轉,
莫不是老先生吃酒回程;
我这里扶桌案慌忙站起,(出場,開門)
用手兒開書齋兩扇房門;
我当这叫門人是哪一个,
原來是秀英妹送茶來臨。

妹妹來了。

陈秀英: 來了。哥哥,請來用茶!

張宝童: 請!(喝茶)

(唱) 用手兒接香茗急忙來飲,
謝一謝秀英妹你的好心。

妹妹回家去吧!

家有事望妹妹急速回轉,
到高堂替为兄謝謝母親。

陈秀英: (迫不得已地)是。(走半圓場,心神恍惚,去而复返。
自語地)陈秀英呀陈秀英!你这就回去了嗎?呀……

(唱) 宝童哥他好比湖中嫩蓮，
急坏了采蓮人采不到手；
我有心不脫鞋去把蓮勾，
又恐怕这一双花鞋湿透；
我有心脫綉鞋去把蓮勾，
这未出閨闥女怎不害羞！

(犹豫不决，最后下定决心) 唉——还是回去吧！

(唱) 罢，罢，罢，我这里急忙回头，
自己事哪能够怕难害羞。

(半圓場)

呀！

書齋外抬起头用眼覷定，
又得見宝童哥真称儂心；
眉又清目又秀唇紅齒白，
又不胖又不瘦真正爱人；
听娘講他今年一十九歲，
秀英我这今年一十八春；
我憐他幼喪母离鄉背井，
我憐他无兄妹只身單影；
我也是幼喪父伶仃孤苦，
儂和他俱都是淪落之人；
我爱他人忠厚文雅溫馴，
我爱他讀詩書滿腹經綸；

我今生若与他成为連理，
嚴冬天不穿襖儂也甘心；
我这里急迈步書齋來進，
宝童哥要問我有話應承。

張宝童：妹妹，为何去而复返？

陈秀英：（唱）宝童哥在書齋你怎知情，
請听你秀英妹細說分明：
臨來时老母親交代于我，
她叫我跟哥哥讀書作文。

張宝童：（唱）秀英妹回家去对母言明，
想讀書你叫她另請先生。

陈秀英：（唱）請來的这先生妹嫌不好，
哪一个都沒你教導用心。

張宝童：（唱）秀英妹你真想來把書念，
兄過來妹上前拜拜聖人。

陈秀英：是啦！

（唱）我这里上前去把聖人來拜，
又回头拜一拜哥哥先生。

張宝童：妹妹！什么叫做哥哥先生呢？

陈秀英：你是我哥哥，又教我讀書，豈不是又是我
哥哥，又是我先生！

張宝童：咳，取笑了。

（唱）兄妹二人对面坐，

听兄教你念書文；
头本教你“三字經”，
二本教你“千字文”。

妹妹！这“三字經”一开篇，头一行是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

陈秀英：（看宝童，迟疑地）啊……人……

張宝童：人之初，性本善。

〔秀英看宝童不語〕

張宝童：妹妹！你倒是念呀！

陈秀英：呵，人之初……

張宝童：性本善。

陈秀英：呵……（痴呆地用手在桌上画着）

張宝童：你手在桌上寫些什么？

陈秀英：我在寫我認不得的一个字呀！

張宝童：但不知是哪一个字呢？

陈秀英：是人字头上添一横。

張宝童：那，乃是个“大”字。

陈秀英：呵，是个大字，哥哥，那大字底下添一点
又是个什么字呢？

張宝童：那，是个“太”字。

陈秀英：（故意地）怎么是个“爱”字，呵，这就对了，
你爱我，我也爱你呀！

張宝童：咳，取笑了！（大为感慨地）呀！